

第五六四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易經部

（卷）
二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八十一卷目錄

易經部總論七

宋朱子語錄

乾坤共二十九則 象傳共四則 繫辭共十則 說卦共七則 文言之傳共十則 序卦共七則 雜卦共四則 易說正說共十二則 諸門人條問答語共五十四則

易經部總論七

經籍典第八十一卷

易經部總論七

宋朱子語錄

乾坤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爲天坤便爲地

答姜大中云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因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陳文蔚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深淺言之曰不然文蔚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鵠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變淵問易之乾皆聖人事坤皆賢者事否先生曰怕也恁地斷殺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六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文言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爲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隨事逐義說道理而已

乾坤六爻不相似某嘗說聖人做這物事不是將箇印版子脫出來一個得一樣他各自隨他道理若箇簡一樣便是揚子雲書了故說道易難看蓋緣後世諸儒都將這易做發明天地造化之理易本不如是蓋易之作本專爲教人用做上策然而他取象如那隨之時義遷之時義這般底倒是後來添底初做卦時本不如此只是那卦爻中有這箇道理故說出來說出來時本不爲要發明這道理只是說道理在卦爻中時有這象人若占得這爻時便當因這象了看他下面占底且如坤六二云直方大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末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爲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末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它末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

不得兼言中正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爲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又不明曉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者不得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者應四三何者應初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違

本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不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生即乾之所始者

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人占得這爻利于見大人萬物觀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爲大人者如此今說二五相見却揆不著它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著東北便合不著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無二上也

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箇

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迷于先而獲于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至十止耦數也或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

萬人傑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先生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氣內坤便有開闢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甌之蒸飯扇甌坤風與蒸乾之氣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其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退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子細推之皆可見
乾坤相爲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之陽
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有守
長儒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氣運于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爲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于聖人
又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答呂祖儉云某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申也
王遇問伊川曰仁是性是性否曰仁性是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
又問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焉云云答云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又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皆是舉象而占

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已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爲象不習无不利爲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爲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爲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爲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于象中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于君爲上下間隔之時重陰不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先生曰只是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爲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无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爲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

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會犯手處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是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便須執持保守依文案本做將去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樸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焰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潑潑地到坤便說得善了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凡看易牢記陰陽兩字看乾坤牢記健順兩字便永不失錯

象傳

象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象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象却是專說天先生曰易中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凡象辭象辭皆押韻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也

象傳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卻浩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又各是一象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輪如戴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姑假是象

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義恁地說則成鑿了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恐太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部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八卦其說也是好笑據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意思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喻詩之比興同某謂不然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陰疑于陽必戰謂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易象說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又相應二五中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言今諸儒必附會為之說方曰願中有物曰噬嗑此豈非互體之驗曰願中有一物在內非謂互體且

別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舉證又疎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王輔嗣謂之蔡曰王輔嗣說象某却不是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于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无勞心之害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還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大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于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其用力也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好處他却盡欲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今人學問且欲于正投處理會却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鼎之象它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三三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繫辭上傳

繫辭恐并象辭亦是蓋象繫于全卦之下而又緣分繫于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爲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爲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爲繫辭也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則覆卦之象有不可行者矣

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之書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敘傳並在後

又曰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果去不得了宜其死也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書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楊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

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于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彰彰厥微匪靈弗登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正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先生曰編得亦雜只是前輩說辭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而長之前輩會說此便載入更不服問及是與不是

或問繫辭第一章第二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先生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吳必大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云云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恁地無縫底意思某所以解彌滿也不甚似既而曰也只得云云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卻能彌綸得他

又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

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綸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教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又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爲陽地理爲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

仰觀天俯察地只有一个陰陽聖人看這般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初說時只是奇耦

繫辭下傳

林學蒙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畚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方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類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讀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于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又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它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著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徑正理不只如此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恆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楊道夫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書某以為謂之非易之精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夾雜都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又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則必進此義如何答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又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又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義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則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

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未稍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曉不得又也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也義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自謙益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得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于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他說之所及矣

金去偽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為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交冥豫是也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剝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它說動了

卜筮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道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

某煞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彖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繁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了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會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備舉而周易却只掌于大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它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網罟等也不曾有許多曉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樸也不會去理會許多事來自它當時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它也不奈何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

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于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蓄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樁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先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如何但圖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此不甚依它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是一生二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一箇物事了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不會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

聖人本意底如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酌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于見那大人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于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求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得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不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各便在我看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理說時吉凶悔吝各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于揲蓍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就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它小事則亦取必于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

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澗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公先自要都洛後但來將澗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見得是人謀先定後方以下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擇著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寫木橫底寫土向下底寫水斜向外者寫火斜向內者寫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土也所以道予爲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爲一奇一耦自一奇一耦錯綜爲八爲六十四爲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于此蓋該備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二卦爻云大槩陽爻多吉而陰爻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于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于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爲之說以曉論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見而預爲之說而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爲卦爻之象寓于卜筮之法聖人又于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

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于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概正爲吉而不正爲不吉正爲利而不正爲不利其要在使人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許多道理何嘗有思有爲而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占處

沈憫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自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于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意思都不露惹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如過劍門相似須是驀直擲過劍門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說都不妨若攪挨近兩邊觸動那邊便是擲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一筮書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中紅心了然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便要說道理縱曉說得好只是無情理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設卦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

說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然孔子雖盡是說道理猶因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及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于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

今人說易必先培養了卜筮如下繫說上筮是其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或曰卜者求卦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于此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聖人作易本爲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來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

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占得此純陽之卦者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必須是正此爲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德然觀傳之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同患觀變于陰陽以生著等語則知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樸不似後世機智事理會得于事既不能無疑即須來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爲之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若不卜筮言之則開物成務何所措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決於易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

廖德明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超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此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會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伏龜策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策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樸風氣未開于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

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雖理會故文王從而爲之辭然于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爲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童蒙而求賢益于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些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只是單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无不利占無此德即雖習而不

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德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易本爲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爲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于此而不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己有益也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

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以如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耶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爲吉陰爲凶无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爲之作彖辭周公爲之作爻辭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論程傳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之爲教而其法則異至于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于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于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于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千事而反之千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矣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其實更无一句懸空說底語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

求之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无毫髮遺憾此乃名言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卻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它若易傳卻可脫去本文程于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无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匣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它峭拔雄健之文卻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易傳明白无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无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問看易傳曰此書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

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著可知讀時无味蓋它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它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无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投又總

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提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多看此二三書若此傳則卒乍裏面无提起處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无箇貫穿處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著不識其味都无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者却有啓發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礱入細此書于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礱工夫

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掇不起貫穿不來須是于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要緊處逐項抄出別寫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毫欠闕只是于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爲事以終始言之則爲時以高下言之則爲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說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定更不得疑著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因記項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答欽夫孟子說疑義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怨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程傳艮卦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以已此說當矣至謂艮其背爲止于所不見却恐未是據象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復出艮其背也止是所當止之處下句止字却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謂止于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靜行其庭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必大問如何不見其人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否先生曰近之繼曰似未若遺書所謂百官萬務全革百萬之衆飲

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却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文言聖人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自用己見解說不若虛心去熱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至萬物覩夫子因何于此說數句只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于見大人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利見亦是他人利于見之非是二五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卦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利晉文公會占得此卦屯豫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問屯何故利于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下之辭復云利建侯必大又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亦多與所占之意相契先生又曰何以見得易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亨是享字古多通用若人君欲祭祀山川占得此爻即吉公用亨于帝吉諸侯占得此卦則利于朝覲天子耳凡占筮若爻辭與占意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有卦上討義正淳問二五相應不相應時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理不相應則亦然又曰昔張敬夫為魏公占遇睽之蹇六爻俱變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善

翁斷之曰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為甲冑為兵戈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難也有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舌又說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必無成未幾魏公既罷湯恩退亦敗皆如其言

易說正詁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有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此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附非其人之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脈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于此云

問益卦彖辭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誤說來木有功中乎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繫之先生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繫之也立心勿恆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據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加我數年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于學者

其人天且剿天當作而

答呂伯恭云小本易傳尚作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不精尚有闕誤

鑒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說聖字從王不當從壬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當與校程易引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治字于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治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蟲著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諸門人錄問答語

劉砥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敝緼袍之緼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于此否曰謂之已具于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亦不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邵氏經世書雖其數至于不可窮亦只起于

此一畫也

廖德明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此是心其理則謂之道此是性其用則謂之神此是情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便是心字了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不及如象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

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問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周護錄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撥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又安有內外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兼山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

李輝錄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在太極耶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答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雜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潘時舉錄先生因說趙子欽名夢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此意思聖人當初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

線牽或移上在下或單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做法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意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始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盪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著自冷而溫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今學者須貴于格物格至也須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月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得見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爲難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

吳必大錄易舉正亂道

正淳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曰說義卽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

朱子發解易如百納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胡致堂文字決裂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得如尹

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義于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總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于本章之義不會得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會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辨如孟子便長于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于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說攪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八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不可謂他無見蓋易自四象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說箇陰陽至修養方技等家亦只是用此二字而已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

楊道夫錄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又

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于正雖有亨若不正那亨亦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有不貞利後來夫子于象既以元亨利貞爲

四德又于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

或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于此見之

黃幹問康節詩書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于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說經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于陰陰交于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爲屈伸者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又曰易繁決非夫子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己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己也乖

鄭仲禮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攷卦畫經文

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工夫但以卦畫經文攷之則不免有可疑者某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

麻衣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益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今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李閔祖錄伊川先生與謝湜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令熟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再三云此是讀易要法

黃顯子錄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漫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于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果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事物到面前便見

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于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將筮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時節筮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微他只是動時便筮得靜便筮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筮得否康節云也筮得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下他便就這裏筮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輔廣錄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秋亦然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余大雅錄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辯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董銖錄錄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

何看體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益與道為體也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易是荆公舊作却自好三經義謂書是後來作底却不好

舒高錄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就中推吉凶消長義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爻端錄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之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二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蠢疎却添得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

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呂輝錄先生云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攷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未為他說所汨故也

徐寓錄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林夔孫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于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是恰好處

邵浩錄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見僭越浩近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釋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

先生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

不應有錯處先生曰只說道理決不錯只恐于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說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曰東坡解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釋文義必有長處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覆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

何哉如是則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浩問趙書記會將某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子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楊興立錄康節之學得于先天蓋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萬人傑錄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著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心之本體其說有病如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該體用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著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而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

沈僞錄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曰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

他說看某書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陳淳錄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好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湯沐錄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黃義剛錄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刊得然裏面也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虛今

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于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去此等類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答呂祖儉書禮正在恰好處拆而上之則儉爲本浴而下之則奢爲末當以易傳之言爲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邵浩錄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大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某一日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誰文字某云是某

有見抄錄某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云從前不會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落星寺便爲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他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逐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笑需卦作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若如此戴主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又曰麻衣易說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錄一冊乃戴主簿其言皆與易說大略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作無疑

楊道夫錄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去做學他文古何故只因他說起遂行于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日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南軒看文甚疎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爲六十四却是案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僞爲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

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爲之跋某嘗作書辨之

王子獻占遇夫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吉占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偶讀漫記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子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樸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荃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封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易經部總論八

宋鄭樵與論

辭作於文王 又辭作於周公 上下經辨

沈該易小傳

呂祖謙古周易

程迥周易古占

詳說第九

生成數

十二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卦傳第十

乾之與坤其數則九坤六震之與巽其數則九震五坎之與離其數則九坎四艮之與兌其數則九兌四是知九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虛五數而不用何也蓋五數雖不用然天一生水加五為六故曰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加五為七故曰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加五為八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加五為九故曰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加五為十故曰地十成之是知五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易之為數無往而不合何疑九數之不可為河圖十數之不可為洛書哉

論先天後天之易

先天始于復姤終于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于乾坤終于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土之正相生民日用之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人說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言後天已然之易先天得于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于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羲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秘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逮盡其蘊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彖象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

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問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興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未曉其象于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卻康節得之于希夷將啓手足之日又爲圖以示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此上繫以先天之易爲之旨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于其後者此也後天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于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之尊莫如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于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于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于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巽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位乎北萬物于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故曰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曰成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潔齊乎巽故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見乎離坤者

經籍典第八十二卷

易經部總論八

宋鄭樵與論

河圖八卦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河圖四十有五虛十而不用何也蓋十數雖不用然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合居中之五數縱橫皆十五是知十數不用之中有至用者存焉河圖之數四十五而八卦之數三十有六虛九數而不用何也蓋九數雖不用然

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為說故曰說言乎兌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此後天所以異于先天也

論易取變易之義

易之為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為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為疏胡安定辯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于變易之義吾夫子已于大傳而發明之矣既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唯變是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與陰陽相為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卦辭作於文王

陸德明曰宓戲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三聖不數周公以父統子業也宓戲初畫八卦之時一卦雖有陰陽之象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初有三畫猶以為未足以盡萬物變通之理必重為六畫而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六爻成卦易緯曰卦者掛也言垂掛物象以示人故謂之卦卦辭亦謂之繫辭言文王繫屬其文辭於遂卦之下亦謂之繫辭錄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悔

吝之事謂之錄易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謂文王遭羑里之拘而作卦耳此卦辭為文王之明驗也

爻辭作於周公

周公被流言之變而作爻辭故於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做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爻辭之中如入於穴不速之客來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如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搜粟其辭使世人觀之其言若出於無心者實皆至理之所寓特聖人不能遽以告人耳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辭亦謂之繫辭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為繫辭謂周公繫屬其辭於逐卦之下故亦謂之繫辭惟爻辭為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後事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彖文曰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既濟之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小過之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詳此諸文爻辭作於周公無疑矣

上下經辨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卦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經字為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于乾坤蓋天道也父母之道也下經始于咸恆蓋人道也夫婦之義也天道莫大于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于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始末下經以艮巽兌間于其中非他也以所受而推之也見于序卦上經三十而下經三十四者非他

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三三如坤三三如大過三三如頤三三如坎三三如離三三皆一定而不易也卦之反者二十有四如屯反而蒙需反而訟實以十二卦反而為二十有四也正者六反者十二共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之正者有二如中孚三三如小過三三二卦皆一定不易卦之反者三十有二如咸反而恆遯反而大壯實十六卦反而為三十二卦也正者二而反者十六亦十八卦以十八卦之反正而論則上下經實無多少之別矣上下經各十八卦共三十六卦正合八卦之數也大抵六十四卦之中一陰五陽者其卦十有二二陰四陽者其卦二十有四三陰三陽者其卦二十是為反對變卦五十有六乾陽坤陰離二陽坎二陰頤二陽中孚二陰小過二陽大過二陰是謂反對不變者凡八卦耳

大象之義

宓戲之始畫八卦也特示人以象而已而理與數皆不係焉故繫辭十三卦之制作無非觀象于易而為之即離之象而為網罟即渙之象而為舟楫即乾坤之象而為衣裳即大壯之象而為宮室可也至夫子以天地山澤風雷水火八者畫六十四卦之象夫子取名不一有以氣言者泰否也有以理言者損益也有以物言者井鼎有以形言者噬嗑有取名于畫者剛浸長為二陽之臨柔浸長為二陰之遯有取名于字者咸感也無心以感天下謂之咸兌說也說民之道不以言故謂之兌有取爻之動柔進而履剛故謂之履剛反動于下故謂之復有取二卦之象者如水